

提倡白话文，是“五四”运动的一大功绩。经过将近一个世纪的推广、实践和发展，白话文已经成为我国文字的主流。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。

“文”“白”之争情未了

范敬宜

但是，作为一种文化现象，文言的魅力并未完全消失，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，随着古代典籍广泛进入人们的视野，对文言的兴趣似乎正在悄悄升温。这从近年来报章杂志经常出现用文言写的诗赋、散文、小品，可以看到一点端倪。

不久前，在《解放日报》举办的“文化讲坛”上，章含之女士讲了一则她父亲章士钊早年与胡适之间的趣闻。章士钊是著名的古文家，而胡适是倡导白话文的先驱。在学术上，他俩可以说是冰炭之相容的“对头”，但在私谊上却是朋友。为了证明各自的观点，两人分别用文言和白话翻译了一首英国诗人的爱情诗。平心而论，章译比胡译更为典雅、蕴藉，韵味更接近原作。我看法，绝非厚章薄胡，只是想说明，不同的文体具有不同的功能。文言文绝写不出气势磅礴的《将革命进行到底》；白话文也绝写不成意蕴无穷的《岳阳楼记》。

比如，在世界各民族的礼仪性文字中，都非常讲究“雅语”“敬语”的运用，中国尤为突出、丰富。中国之所以被称为“礼仪之邦”，这恐怕也是原因之一。而现在，已经很讲究了，不论对

象、场合，都是“以尔汝相称”有时令人尴尬。也许这是因为白话文尚处在一种发育的阶段吧！

前些日子，江苏泰州有关部门的领导，专程来京，约请我为重修的望海楼写一篇题记作为“照壁”，而且要求用文言文文体，因为他们认为这样一座古色古香的建筑，需要有比白话文更为庄重、典雅的文字与之匹配。我于此道荒废已久，但感情难却，只好勉力从命，写了一篇不到六百字的《重修望海楼记》。此文在9月4日《人民日报》副刊发表后，褒扬者有之，不解者也有之。一位颇有水平的杂志编辑，也在电话里坦言：“看不懂什么意思。”我说：“我写的并不古奥呀，怎么会看不懂？”对方曰：“真的看不懂。”

我真的有些惶惑了：究竟是怎么回事呢？像这样浅显的文言，过去初中生也应该能看得懂的，那么，到底是当前语文教学的问题，还是我在“逆时代潮流而动”？愿闻教于有道。

附：《重修望海楼记》

泰州，汉唐古郡，襟江负海，壤沃物阜，人杰地灵。其东南有楼，名曰望海，始建于宋，为一郡之大观。历代名贤，多唱于此。先祖范文

正公曾为泰州西溪盐官，而滕子京为泰州海陵从事，尝相与登楼，把酒赋诗，公有“君子不独乐”等句，其“先忧后乐”之意，亦已呼之欲出。再历二十余载，乃有《岳阳楼记》问世，发浩音于宇内，振遗响于百代。故《秦志》称斯楼为“吾邑之文运命脉”，洵非虚语。元明以降，兵连祸结，斯楼屡建屡毁，不胜其叹。岂楼之兴废，或亦有国运之盛衰乎？

今逢盛世，遂有重修望海楼之举。公历二〇〇七年秋，巍然一楼飞峙泰州凤城河之滨，上接重霄，下临无地，飞阁流丹，崇阶砌玉，其势可与黄鹤楼、滕王阁媲美，允称江淮第一楼。望海楼之再兴，岂独泰州一邑“文运命脉”之象征哉！

予登乎望海一楼，凭栏远眺，悄然而思：古之海天，已非今之目力所及；而望海之情，古今一也。望其澎湃奔腾之势，则感世界潮流之变，而思何以应之；望其浩瀚广袤之状，则感孕育万物之德，而思何以敬之；望其吸纳百川之广，则感有容乃大之量，而思何以效之；望其神秘莫测之深，则感宇宙无垠之藏，而思何以宝之；望其波澜不惊之静，则感一碧万顷之美，而思何以致之；望其咆哮震怒之威，则感裂岸决堤之险，而思何以安之。嗟夫，望海之旨大矣，愿世之登临凭眺者，于浮想之余，有思重建斯楼之义。是为记。

敬宜笔记

予登乎望海一楼，凭栏远眺，悄然而思：古之海天，已非今之目力所及；而望海之情，古今一也。望其澎湃奔腾之势，则感世界潮流之变，而思何以应之；望其浩瀚广袤之状，则感孕育万物之德，而思何以敬之；望其吸纳百川之广，则感有容乃大之量，而思何以效之；望其神秘莫测之深，则感宇宙无垠之藏，而思何以宝之；望其波澜不惊之静，则感一碧万顷之美，而思何以致之；望其咆哮震怒之威，则感裂岸决堤之险，而思何以安之。嗟夫，望海之旨大矣，愿世之登临凭眺者，于浮想之余，有思重建斯楼之义。是为记。

开始没注意这几棵树，只知道窗前小坡上一堆的杂树。它们探在树前面，叶形貌似桂树，但且大且厚，春夏绿得很老，近邻的松树常有松果与之勾勾搭搭，它们倒是声色不动的样子。

柿子红起来

秦静

天天一人早出晚归的，也无心与它们攀什么交情，不过和这些树一起度着异乡消长的日子，生出略略的谢意。突然初秋某个周末，院子里除了偶尔邻人汽车远走的声音，唯有树叶一啞一啞的落地。依窗而立，就看到了这几棵树竟然挂了果实，鼓鼓的椭圆，相见已久不如此时的相认，虽然果实尚绿着，非以往常见品种，但了然柿树相伴的欣然，似乎唯有自知地跌宕起了静寂的院子。

原来这里有很多柿树，下坡拐弯处那家探出墙外的树也挂了果，底下路边的小院里那几棵也是，校园其实处处红柿树：后山国际馆前五棵是矮个子，新建的传统屋一侧是细高的款式。春夏它们一概水静渊深着，一到秋的味道，顿时动如脱兔起来，几乎在人眼皮底下就悄然丰收在望了，让你不得不叹服它们真正腹背深邃，到底比春花烂漫多了几分老辣沉着，惊人根本无须一鸣，早就和微凉的秋风沟通

了声气。好吧，正好可以天天看柿子如何红起来。

再到一个周末的时候，客居的心无端地多了几分期盼，柿子已然索性地不管不顾地红满了窗前。红里兼顾着黄，橘黄不忘提携一把红，在一群面色深沉的树中左顾右盼，毫无要内敛一些的矜持。松树很大度地继续松果相赠，栗树面不改色，暗中使劲，隐约地结满一树表皮长刺的果，熟透落地，豁然开口，脚力轻柔适度，栗子圆润而出。可惜很少能面晤栗子的饱满傲然，邻居老头的晨扫早就清洗了现场，零星几粒在筛网般的眼光里才艰难现身。

食堂里供应的水果也由一学期的菠萝变身为了柿子了，却非吾等习惯的软柿，是尚未熟透的，坚硬着的，如西瓜般切片装盘，半疑半感地吃了，倒无涩味，恰溢清甜之气。难怪后山那五棵矮柿树，前日黄昏走过还是红灯笼密密匝匝地挂着，翌日清早走过全



篆书：曹植句 黄苗子书法

暗了，地上毫无烂熟而落的痕迹，敢情是贡献给食堂了？自产自销，还天然环保，此间大学管理有方。不过，人文馆那里坡上的苹果梨子树却不见人青睐，无奈于草丛间寂寞凋落。惟那几株细高的，或许品种有别，细圆的果子由嫩秋而初冬，一直悬挂如盏，等所有柿叶都走了，它们还红着，映天在蓝天里气质几近南宋和尚牧溪画的

柿子，清容如禅，直到凛冽的最后一击，如灯尽。或正为“红柿”亦未可知。可惜青春年华的女大学生难得一顾，实在有太多的热望需要关注了，柿树不过背景式的风景。

猜想着邻人何时去摘柿子，立竿见柿的便宜，不料就这么红了一秋，红了客居的人一秋的空窗。去内藏山，海燕买了几只大圆柿，脆硬如瓜。带



得更好。时隔多年，当我拿到阿迪达斯用我的脚模为我度身定制的球鞋时，我依然能回想起当年那双双旧球鞋带给我的满足和快乐。

1999年“铿锵玫瑰”扬威美国玫瑰碗足球场后，我们享用过数不清的庆功宴，但那一年最难忘的“人间美味”却是一碗世界杯时吃的辛拉面。在美国比赛，所到之处，华侨都为我们准备了丰盛的菜肴，唯有那一箱箱的辛拉面是我们主动开口请人帮忙购买的。辛拉面火辣的味道比牛排、羊排这些西餐可口多了，赛程刚过半，我和很多队友一样早把面吃个精光了，于是挨个敲门去巡视搜货，可惜大家都对辛拉面如视珍宝，没吃完的早被藏起来了，一句“没有了”就把

我们这群饿狼拒之门外。我至今仍回味那酸辣，和那年球场上，中国女足火辣辣的球风。自从那届世界杯，全世界都认识了中国女足。原本安静的训练场，突然之间涌入了NCC、BBC、ABC等外国赫赫有名媒体的长

那双鞋 那碗面

孙雯

枪短炮，除了拍摄训练，还硬是要我唱了一首《风中之烛》。很多人记得当年那个小女孩在弄堂里顶足球砸碎邻居玻璃的广告，而我更记得那届世界杯前拍广告时，我从早到晚拍摄甩头攻门，把脖子扭得够呛，听说在广告里面只出现了几秒钟的镜头。而我母亲至今仍对那个广告持有保留意见：“你小时候要是踢坏了人家玻璃，早就窜个没影了。”

说来不信，做球员那么多年，我最幸福的时光，不在“玫瑰碗”，也不在世界足球小姐颁奖的现场——葡萄牙的阿尔加夫深藏着我幸福的回忆。“阿尔加夫杯”被誉为“小世界杯”。2003年的阿尔加夫杯决赛场上，我们对阵老对手美国队。那是一个只能容纳一两百名观众的小球场，没有球迷，观众席上坐着的，是比赛完等待颁奖的各支球队。当我在比赛进行到70分钟时被替换下场，我第一次听到了来自场边各个国家观

摩队的掌声，那一刻是最值得骄傲的，对我来说同行的肯定胜过一切的赞美词。参加前四届女足世界杯

时，我是红花，别人是绿叶。在我的书桌下仍然压着一张在1999年女足世界杯决赛的点球大战时，站在门前准备罚点球的宽幅照片。那年的我们青春无悔、活力向上，但有些记忆是不可复制的，生活也不只是世界杯。现在的我是一片坚强的绿叶，不遗余力地宣传第五届在中国举行的女足世界杯，我也曾在武汉的球场边为中国玫瑰送上最真挚的呐喊：胜也爱你，败也爱你。

上海市“十大杰出志愿者”名单日前揭晓，他们来自平凡的家庭，却都有一颗不平凡的热心，明起刊登一组《积小善而成大德》，听志愿者们说说心里话。责任编辑：徐婉青。



选举有时就是“卖相”，卖相就要有一定的演技。肯尼迪在这方面未必天赋甚高，但怎敌他刻苦演练，“久病成医”，最后倒有不俗的亮相。

肯尼迪竭力摆脱富家公子的形象，而把自己打扮成一个诚恳勤奋的打工仔。在众议员竞选中，每天早上7点，他都要和助手们赶到工厂和码头的大门口，在那里站上一个多小时，向前来上班的每一位工人脱帽行礼：“肯尼迪向您问好，请投肯尼迪一票吧！”匆匆吃过早饭后，肯尼迪便开始走街串巷，轻轻敲开每一户家门，与主人亲切握手：“您好，我是杰克·肯尼迪，很愿意为您服务。”午饭时，他与华人一起吃中餐，与意大利人一起吃通心粉。下午，他走进那里的邮递员、司机、女招待、理发师、装卸工等各色人物亲切交谈。晚上，在众多女性簇拥的茶会上，他要连续3小时展现殷勤忠诚的笑容。

竞选众议员时，他是7点钟动身，而在参议员的竞选中，则改为每天早晨6点。肯尼迪的背伤和疼痛几乎一刻不停，但他在众人面前一点也不肯显露出来，当一切活动结束后，再也忍不住的疼痛常常使他呻吟不止。

到总统竞选时，他不再是6点钟，而是天不亮就急匆匆赶到工厂，去迎接那些冒着寒冷前来上班的工人们。一位同肯尼迪握手的老妇人充满怜爱地说：“你太早了，我的孩子，现在还太早，还太早呀！”肯尼迪则彬彬有礼地答道：“不，夫人，是时候了。我的时间就是现在。”

肯尼迪的演讲最初语速很快，声音尖细。多亏了老约瑟夫，他鼓励儿子首先要有信心，然后帮他分析每一次演讲的优点和缺点，请人向他传授演讲技巧。肯尼迪的演讲水平慢慢提高了。

针对别人对他的天主教徒身份的攻击，他在演讲中说：“我一生下来就是个天主教徒，这难道就意味着我不能成为美国总统？我参加海军的时候，没有人对我的宗教信仰产生疑问。我负伤在退伍军人医院住院时，没有人对我的宗教信仰产生疑问。当我哥哥驾驶轰炸机前往德国执行他的最后一次任务时，也从来没有人对他的宗教信仰产生疑问。我可以在国会任职，我的哥哥可以为国殉身，可是我们不可以成为总统吗？”他情理并茂的演讲，使他的宗教信仰不再成为问题。

针对杜鲁门指责他年轻、缺乏经验，肯尼迪在电视访谈中公开答复道：“按照杜鲁门先生检验成熟的标准，所有年龄

回一个回宿舍，置桌奉着。半月有余，绵软若旧时相识，携去与海燕晚饭后共享，“你还没吃？我们回家没几天就吃掉了？”她很惊讶。“我想看看它变软的样子。”

一只软乎乎的柿子才是熟悉的居家姿态。

选举的理性与非理性(下)

郝铁川

进取的主张，使报纸舆论纷纷称赞他树立了美国新一代“代言人”的形象。

在金钱、女性、演技、经历、主张等肯尼迪胜选的五个选项中，前三项属于非理性因素，后两项则属于理性因素。从理论上来说，选举的标准主要是能力、业绩和主张，经历能够反映一个人的能力和业绩，主张能够表达一个人对现实和未来的看法。这些才是政治选举的本质要求。而金钱、女性、演技本来只应该是政治选举的点缀品，但面对充满七情六欲的鲜活众生，点缀品往往变成必需品，次品倒置为正品。有多少人是凭着理性去投票，又有多少人是凭着非理性去投票，亘古及今，谁能数清楚？选举就是理性与非理性相互交织的一种过程、一个结果。

正是因为选举是理性与非理性并存，各国才把有些官职交给选举，而有些委任产生；正是人类要承担选举非理性的必要代价，丘吉尔才会无奈地说，民主不是个好东西，但我也没有找到比它更好的东西。

参观自贡来沪恐龙展

何佩刚

尾舞钢鞭头举天，庞然骨架亿斯年。荒原奔突凶称霸，水草狂吞乐带颠。岂忍冰河添冻饿，不堪龙卵受餐歼。沧桑也灭恢宏种，远古流光恋夕烟。



十日谈